



# 铁齿铜牙

# 红晚堂

下

文 贵  
邹静之  
王振潜  
王琛  
史航  
顾岩 著

北京亚环影音制作有限公司独家授权

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王国瑞 郭敬梅 魏鸿鸣  
封面设计：李法明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铁齿铜牙纪晓岚/文贵、邹静之、王振潜、史航、顾岩、王琛著.  
—北京：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，2001. 1  
ISBN 7—80100—393—4

I. 铁... II. ①文... ②邹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7136 号

**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** 出版、发行  
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外新中街 11 号  
邮编：100027 电话：64153909  
北京卫顺印刷厂印刷  
新华书店总经销

---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8.5 720 千字  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ISBN7—80100—393—4/G·251  
定 价：39.60 元/套 (全两册)  
版权所有·盗版必究  
举报电话：64156451 64173941

MADPO/07

PDG

# 铁齿铜牙 纪晓岚

本书围绕清朝皇帝乾隆、大学士纪晓岚、户部尚书和珅三人的故事展开了一幕幕令人或忍俊不禁、或长吁短叹的悲喜剧。

乾隆微服私访，欲查自己的身世之迷，不料，却查出一桩桩贪赃枉法的事件，且看纪晓岚如何排除万难将贪官绳之以法；御医吕长安越狱出逃，十四王爷嫁祸于人，药方奇案又怎能逃过纪晓岚的火眼金睛；纪晓岚置个人安危于度外，与和珅、福康安斗智斗勇，保护了《红楼梦》的原稿；巧施妙计，

让不惜卖女求荣的贪官落入法网，保全义士忠臣。故事险象环生、一波三折，情节诡谲多变、高潮迭起，是一部诙谐幽默、引人入胜的文学力作。

两位民间侠女小月、莫愁是纪晓岚为民请命的好帮手。纪晓岚凭着所向披靡的铁齿铜牙，让他们的爱情故事终得圆满。纪晓岚的碧血丹心，终于赢得乾隆皇帝赐封一杆金烟袋，从此天下不平之事，任由纪晓岚敲打。

ISBN 7-80100-393-4



9 787801 003935 >

责任编辑 / 王国瑞 郭敬梅

封面设计 / 李法明

ISBN 7-80100-393-4/G · 251

定价:39.60元(全两册)

## 下 册

### 第五章 宦海争锋..... (505)

纪晓岚在“监粮”和“调包”两案中，与和珅、福康安进行较量，一次一次挫败他们的阴谋。

### 第六章 龙虎夺月..... (722)

纪晓岚、和珅为小月婚事展开争斗，其实皇上早有安排，皆大欢喜地让小月找到了自己的归宿。

## 第五章

### 宦海争锋

2 杭州城内，商贾云集，好一派繁荣景象。到底是六朝旧都，红楼画阁，绿瓦朱门，茶坊酒肆，高柜巨铺，均临街而设，好不风光。沿西湖之畔，更是花团锦秀，绿柳撩人，湖光山色，交辉掩映，就连数次下江南的当今圣上，也为这西湖之滨的杭城美景所迷惑，他心情无比畅快地与纪昀、和坤等人走在人来人往的街上，情绪安详，神闲气定。

街口远远地出现几个衣衫褴褛的乞丐，和坤眼尖，一眼看见，他暗暗招手将小月喊到近前，低声对小月说：“小月，快去把那几个要饭的撵走。这个浙江巡抚王亶望，怎么这么看不出个眉眼高低……”

没想到乾隆在一旁听到了和坤的话，急忙打断道：“哎，既然是微服出访，王亶望并不知情，与他无干。”

“太平盛世，这些乞丐分明是好吃懒惰的刁民。”和坤低声回皇上道。

但乾隆却并不在乎，他笑了笑，道：“难得朕今天心情好，别

和他们一般见识了。和珅，纪昀，你们两个就以乞丐为题，作诗一首吧。”

“奴才有幸生逢太平盛世，百姓无不安居乐业，乞丐之事，奴才只在书上见过，所知甚少，还是让纪大人先赋吧！”和珅自知文墨不如，看了一眼在一旁若无其事的纪晓岚，有些紧张地说。

“纪昀，那就你先来吧！”乾隆的兴致丝毫不减，看着纪昀。

“既然皇上有令，臣就勉为其难吧。”纪昀微微皱了皱眉，信手捻来一首诗：“朝吃千家饭，夜宿古庙亭，未犯皇家法，任我天下行。”

乾隆听后绷住了笑意，转身问小月：“小月，纪昀的诗写得怎么样呀？”

小月并不识字，但想到纪大人是当今第一才子，立即夸道：“好！”

皇上又看了看其他众人，其他人都听懂了纪昀诗句的意思，都不敢吭声。小月看看左右，不知自己说的对不对，可他们又不说话，她只好问乾隆：“皇上您看呢？”乾隆故意不看小月，说：“倒也押韵。”

“这么好的诗，怎么只是押韵两个字就评得了的呢。‘朝吃千家饭，夜宿古庙亭，未犯皇家法，任我天下行’，不是很有气势吗？”小月问。

皇上刚要说什么，只听远处发出一声冷笑。乾隆等人循声一看，只见路旁苏卿怜白衣胜雪，玉立亭亭地站在一个条案后，正在睁着他们这边。

“你笑什么，难道我家老爷诗写得不好？”小月脸上带着愠怒看着苏卿怜。

苏卿怜冷笑着说：“诗是好诗，可惜每句的后面都缺两个字，不知你家老爷为何不说。”

“哪两个字？”小月问。

“朝吃千家饭；残汤；夜宿古庙亭；盖草；不犯皇家法还好、天下任你行，狗咬。”苏卿怜一字一顿地说。

众人还在思忖之时，和珅突然有些神经兮兮地怯笑起来。

“大胆！”小月叫道：“你是不是讽刺我们老爷呢？！”

“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”苏卿怜一双杏目盯着纪昀问。

“姑娘说得对，这后半句，确是在下没有想到。”纪昀说。

苏卿怜用冷冷的目光扫了一下乾隆，说：“我看是藏头露尾吧。”

乾隆看着面前这个女子，但见她明眸皓齿，容颜端庄，只是脸上杀气很重，不觉皱紧眉头。纪昀看了一眼皇上，转身对苏卿怜说：“姑娘倒是锋芒毕露。可否留下芳名，改日一定登门请教。”“那倒不必，与官府之人谈诗，何异于缘木求鱼？你没功夫，我没心情，还是免了吧。”

和珅插话道：“这话错了，官府之人为何不能谈诗？”

乾隆急忙拦住和珅，生怕他说走了嘴，问那女子：“再说姑娘从何断定我们是官府之人？”

苏卿怜道：“几位衣着光鲜，前呼后拥，就算不是权倾一方，也是腰缠万贯。说几位是富人，恐怕几位推脱不得吧！”

乾隆点着头说：“就算是吧，眼下四海升平，天下俱肥，说我们是富人，也不为过。”

苏卿怜走了几步，站在树影里，脸上被树影遮得忽明忽暗，更显出了几分英气逼人。她对乾隆不卑不亢地说：“富字一拆为三，宝盖头好似乌纱帽；下面一块田，中间一张口，这就是说，要想求富贵，也就三条路，或者为官，或者置地，或者作那吃人不吐骨头的奸商，几位富人一不像财主二没有货物，除了官府之人还能是什么人呢？”

“好一张伶牙利口，好一番见识，和我的铁齿铜牙纪先生倒是有一拼。”我问你：“你看上去也不像穷人，那么你在这里意欲何

为呀？”乾隆有些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位姑娘。

苏卿怜看了一眼乾隆，故意用平淡答道：“摆摊卖画，赚点蝇头小利。”

和珅一听，发现这正是个表现自己的机会，他立即指着苏姑娘说：“哦，原来你就是那第三种人，吃人不吐骨头的奸商。怪不得口齿如此厉害呢。”

“这位先生错了，做小买卖只是糊口之技，与奸商富贾可有天壤之别。”苏卿怜对和珅说着，眼睛却一直盯着乾隆。

乾隆随口问：“不知姑娘所卖何物呀？”

“只是几张字画。”苏卿怜轻描淡写地说。

一听字画，和珅比刚才还要兴奋，他向前凑了一步，问：“什么字画？”

苏卿怜扫了和珅一眼，凭她多年行走江湖的经验，她显然对眼前这位带着一脸奸笑的汉子开始反感，她侧过身子，对和珅道：“我看先生也不像是此道中人，就不要授人以柄，让人家再说一声附庸风雅了吧。”

和珅平日里最怕别人说他附庸风雅，此时当着皇上的面又不敢发作，只好忍住心中怒气，说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，告诉你，普天之下，还没有我们看不得的东西，去不得的地方。不让我们过目，只怕你这画就卖不成了。”

苏卿怜哈哈大笑一声：“这可真是天下奇谈，难道你是庙里的孔夫子经不起人间烟火来到这西子湖畔，所以我卖不得字画；或者你是天上的鲁班爷忍不住一时技痒跑到这灵隐寺前，所以我要不得斧头？如果既不是夫子又不是鲁班，那么你算哪一庙的神仙？我为什么要听你调遣？”

乾隆在一旁看了良久，心里着实欣赏姑娘的口才，又为自己的爱卿捏了一把汗，眼看着和珅败下阵来，便出面阻拦：“算了吧和先生，论斗嘴你不是这位姑娘的对手。”



和珅自知不如，正想有个人给他解围，见皇上亲自出马，心中暗喜，朝皇上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奴才一介武夫，确实不是对手。”他又看了一眼一直没说话的纪昀，故意道：“可咱们这里不是有个铁齿铜牙呀，怎么也哑了？”

纪昀则一直在一旁观察着这位白衣女子，叹道：“这姑娘确实非同凡响！”

和珅小声问纪昀：“你觉得她是个什么来头？”

纪昀想了想，实在不好把眼前的女子与一般所见的女子相比较，于是摇了摇头，低声道：“说不好。”

和珅有些神经兮兮、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看这女子有些诡异，别是图谋对主子不轨，我得去护驾。”

纪昀随口说：“护驾的事我就来不得吗？”

“你？手无束鸡之力，主子能指望你护驾？”和珅说。

在和珅与纪晓岚两人争执之时，一旁的苏卿怜已经为乾隆打开一幅画，乾隆看后吃了一惊，他盯着苏卿怜道：“真没想到，姑娘所卖的，居然是《清明上河图》。难怪姑娘不肯轻易示人。不知姑娘开价多少银子？”

苏卿怜卷起画轴，脸上又出现她那端庄的神情，她说：“先生且慢激动，坊间古画鱼龙混杂，你就不怕这是一幅赝品？”

“以我对书画的见识，能在我这里乱真的赝品怕还不多。再说，以姑娘人品学识，断然不会是见利忘义的小人。不过，眼下虽然天下太平，可宵小之辈也不是一个没有，姑娘一个人在此市井兜售如此珍贵之物，着实让人放心不下。”乾隆看着姑娘，又看了看那画卷，无端地升出一丝怜香惜玉的情愫来，他很真切地说。

苏卿怜盯着乾隆的眼睛，只见眼前这个男人目光中有一种博爱之情，并且又说几许说不出的英气，她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郑重地说：“既然这样，就将此画托付给先生吧。”

乾隆额头微微一扬，说：“也好，就请姑娘开个价吧？”

先生不知人间尚有无价之物吗？苏卿怜目不转睛地看着乾隆。乾隆被她看得有些捉摸不定，他不解地问：“姑娘之意如何？”

苏卿怜说：“将此画送给先生，分文不取。”

乾隆一愣，但很快掩饰住内心的激动，说：“既然姑娘如此慷慨，我若再做推辞，那到俗了，好吧，我收下了，敢问姑娘大名？”

“我既是诚心相送，也不图什么回报，若是有缘，日后自能相见。”苏卿怜说着把画卷双手捧着，交与乾隆之手。

乾隆手执画卷，道：“姑娘眼高于顶，为何独独对我如此抬爱？”

苏卿怜脸上漾起难得一见的笑意，说：“宝剑赠烈士，骏马赠英雄，本是常理，先生气宇非凡，难道还当不起一幅描绘市井之画吗？告辞了。”话声刚落，只见白光一闪，苏卿怜飘然而去。乾隆出神地望着苏卿怜的背影，从内心中发出一声长叹。

当天夜晚，杭州行在花园，月色溶于清池，红灯掩映树间。檀板轻敲，箫笛弥漫。水榭歌台上，正在演出昆曲《秋江》一折。池对面，乾隆居中，和珅、纪昀、浙江巡抚王亶望、扈从及地方官员左右列坐，饶有兴致地听着戏子的演唱。

“不错，不错。”乾隆右手击节，表情惬意地边听边赞道。

和珅急忙凑近皇上，附耳说：“苏州昆班，巡抚王亶望特意传来的。”

乾隆顺着和珅手指的方向，转身向王亶望点头嘉许。王亶望一见皇上注意到了他，诚惶诚恐地站了起来，转向后排。

《秋江》唱毕，乾隆站起身来，在随从的护卫下，向花厅内室走去。正当这时，一个太监进入禀告道：“浙江巡抚王亶望奉旨求见。”

乾隆正在兴头上，立即传道：“让他进来。”

王亶望低头快步走到厅内，掀衣跪下，给皇上见礼：“臣王亶望参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万岁。”

“起来吧，你是从甘肃巡抚上任调来的吧。”乾隆坐下，拿过太监递过的手巾，擦了手，并接过茶。

王亶望一惊，没想到皇上对他竟有这番了解，他立即答道：“是。”

乾隆看了看左右，对福康安、纪昀、和珅说：“你们三个先退下吧。”

和珅和纪昀两人面无表情地互相看了一眼，随着福康安一同退下。厅内一下子变得十分冷清，使得头一次见驾的王亶望更加惶恐。

“我来是让你看一样东西。”乾隆说着打开那幅《清明上河图》，看着王亶望说：“这是你家传的宝贝吧？”

王亶望连忙跪下，头上浸出一层冷汗：“皇上明鉴，正是微臣祖传之物，微臣知道皇上酷爱丹青，又恐陛下不肯夺人所爱，所以才出此下策……”

乾隆将画放下，说：“也算你是一片苦心，起来吧，我问你，在市街之上卖画的女子是什么人呀？”

“是微臣的义女，叫苏卿怜。”王亶望说。

乾隆喝了口茶，盯着王亶望的脸上的表情说：“你的义女如此聪明，为你挺身而出，赴汤蹈火，足见你也是个厉害角色。”

王亶望吓得腿都抖了，急忙说：“皇上一眼看破，微臣诚惶诚恐，罪该万死！”

乾隆本来没有治王亶望的意思，见他这副模样，口气有所缓和了，他平静地说：“王亶望，朕这次来，一是巡视海塘工程，还要去宁波府看看天一阁，再到海宁陈阁老园子里住几天，你们不要太张扬了。”

王亶望惶恐地答道：“万岁，臣不敢！”

“你父亲为官清正，家中也应该有件传世之宝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这画就算朕赐还给你吧，此画虽然年代久远，但立意太实，并

非朕钟爱的类型。你天天看着也好，要你不忘记你父亲的廉谨之风。”乾隆说着将画递给身边的太监。

王亶望急忙接过画卷，深深地弯着腰道：“多谢万岁，臣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”

这样的话乾隆听得太多了，他有些不耐烦地摆摆手，王亶望退下。

在皇上向王亶望问话的当儿，水榭这一边演出仍在继续着，纪昀坐在椅子上，斜靠廊柱，吸着烟，闭着眼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和珅凑了过来，看了看纪昀，不冷不热地说：“纪大人好像兴致不高呀。”

纪昀睁开眼睛，看了一眼和珅，道：“不瞒和大人说，我爱看武戏，一遇上这咿咦呀呀的就提不起神来。”

和珅听纪昀这样一说，立即来了精神，坐在纪昀身边，把玩着手上的玉扳指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那是，要不怎么说百无一用书生呢，我大清是马上得来的天下，纪大人也就是晚生了几年，所以才得了个第一才子的名头，若是赶上大清铁骑入关那几年，全靠弓马娴熟建功立业，像纪大人这样手无束鸡之力的，怕是连糊口也难吧。”

这时，乾隆在太监的陪同下，悄悄走到纪昀和和珅的背后，有人刚要通报，被乾隆制止住，他示意不让众人声张，自己躲在二位大臣，要看看两人如何斗嘴。

纪昀坐正了身子，看着和珅说：“嘿，看我多这一句嘴，招来你这么一堆啰嗦。在下从来也没有用绳子束过你和大人，你怎么知道我手无束鸡之力？”

听纪昀这么一说，乾隆忍不住走到前排，说：“纪昀，朕告诉你吧。”

“皇上！”纪昀与和珅突然发现皇上已经站在他俩背后，二人

急忙起身，向皇上行礼。皇上立即拦住二人，口称免礼，之后乾隆对纪昀说：“人无完人，你不要什么都想争出个高低来，和坤说你一句手无束鸡之力，也不算委屈了你。”

“听见了吧，虽说你纪大人是铁齿铜牙，可陛下那是金口玉言。”和坤颇为得意地说：“说你手无束鸡之力，那就是御封的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？”

纪昀看了一眼皇上，脸上露出笑意，道：“好好，我这里谢皇上了！”

“谢我什么？”乾隆不解地问。

“谢皇上赐我是铁齿铜牙四个字，我回去以后就刻一块匾，把御封的这几个字挂起来。”纪昀一本正经地说。

乾隆摇着头哈哈一笑，对纪晓岚和和坤说：“看戏、看戏。”

待皇上入坐后，纪昀和和坤两人互相对视了片刻，坐在了皇上左右。大家把目光再次放在了对面的戏台上。

这时，厅外传来急匆匆脚步声，纪昀回头张望，只见一侍卫身影闪过，和坤眼尖，迎了过去，侍卫行礼后，递上一份文书，和坤接过文书，一看题款事由，有些吃惊。回望乾隆，正凝神观剧。和坤想了想，将文书揣入袖中，挥侍卫退下。和坤这一举动，被纪昀看在眼里。

和坤小声吩咐侍卫轻轻退下，刚要回座位，纪昀轻轻站了起来，他快步走过去，一把抓住蹑手蹑脚的侍卫，将他带到一边，低声问：“什么事？”侍卫小声告诉他，是甘肃八百里加急。纪昀一惊，回身望去，只见和坤慢吞吞回原位坐下，若无其事地坐在乾隆身边。

纪昀叹了口气，吩咐侍卫退下。他按灭烟锅，绕到乾隆身后，乾隆有所查觉，问纪昀出了什么事。纪昀小声说：“皇上，有急报！”“什么？在哪儿？”乾隆睁大眼睛，看着纪昀。纪昀向和坤袖口一指，和坤无奈，急忙掏出文书呈上，瞪了纪昀一眼，觉得他是多

事。而乾隆已经将文书拿在手里，拆开信封，匆匆扫了几眼，不觉皱起眉头，他立即起身，吩咐和珅：“传福康安！”

众人跟着乾隆移驾到议事厅，厅虽不大，但也庄严肃穆。御案后，乾隆在灯下观折，和珅和纪晓岚在皇上左侧侍立，只等乾隆看完奏折。乾隆皇上低头边看边急切地说：“这样的事，一刻耽误不得！”

和珅生怕自己刚才的怠慢惹怒了皇上，趋身向前，自责道：“奴才该死！本想立刻呈上，只是皇上难得这半日清闲，奴才不忍心。”

乾隆的目光一直停在奏折上，没有顾上抬头看和珅，随口说道：“能这样体谅朕，也很好！”

纪昀听皇上这么一说，看了看皇上手中的奏折，说：“那就是臣有罪，不该打断皇上的雅兴！”

乾隆抬头看看二位大臣，对纪昀说：“你也没错，军国大事，应该及时提醒，都对。”乾隆说完又低头看折。

纪昀与和珅对视了一眼，两人都有点不知如何是好，想到皇上正在看的奏折非常重要，两人都不敢再吭一声，只等着皇上把奏折看完。

乾隆看完了奏折后，用手拍着奏折说：“有一股子罗刹骑兵，不知从哪里冒出来，已经窜到兰州附近了！”

“罗刹国狼子野心，蓄意吞并我西部疆土，此举恐是有意为之。”纪昀说。

“是啊，罗刹兵与我军新疆相峙，这次绕到后边来，肯定不怀好意。甘肃总督和他们开了两仗，没轰走不说，还叫罗刹兵杀了兰州知府、一个副将！毛子兵在兰州一带烧杀抢掠，全省震动！”乾隆气愤地说。

和珅急忙问：“老毛子兵有多少人？”

“眼下还不甚明了，估计也不会很多。”乾隆思忖着说。

和珅到底是位武将，他也很生气，说：“就这么几个人，甘肃总督居然对付不了？”

“几个罗刹兵倒不可惧，讨厌的是罗刹人火器犀利，我大清官兵血肉之躯，若无良将，恐怕要费周折。臣保举一人，手有束鸡之力，胸怀灿烂文章，定能旗开得胜。”纪昀不失时机地说。

和珅不解其意：“纪大人说得是……”

“这样的人才在我大清还能有谁呢？”纪昀把一双明亮的眼睛盯住和珅，直看得和珅有些不知所措。和珅摆着手说：“若纪大人谬赞的是区区在下，承蒙纪大人抬爱，在下本应星夜驰赴西北，为我皇尽绵薄之力，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什么？”纪昀追问道。

“只是在下深怕皇上另有重任，分身无术。”和珅将求援的目光送予皇上，希望皇上出面帮他说情。

乾隆故意装起了糊涂，看着和珅那紧张的神态，问：“哦，另有重任，什么重任啊？”

“皇上出行在外，侍奉主子周全，是奴才的第一天职。”和珅说。

乾隆皇上突然大笑起来：“糊涂！江山社稷安危与朕一人起居，孰重孰轻，朕会不清楚吗？”

和珅紧张地回道：“皇上教训的是，奴才糊涂。”和珅说完此话，趁皇上没注意，狠狠地瞪了纪晓岚一眼，纪昀故意不理会和珅，转向乾隆，说：“西北远在千里之外，军情火急，一日三变，若无可靠之人尽快赶往主持军务，只怕多生事端。”

“若论可靠，你纪大人也是皇上信得过的人呀。”和珅说。

纪昀笑了起来，对和珅道：“你怎么忘了，我是皇上御封的手无束鸡之力，就算有心杀敌，也是力有不逮呀。”

和珅哑口无言，指着纪昀：“你……”

乾隆看着他俩，表情严肃起来，说：“你们两个都住口，让朕思考片刻再做决定。”

和珅小声说：“就是，派谁去不派谁去，皇上心里早有明断，用不着我们操心。”

乾隆将奏折递给二人。二人凑得很近，一共观看奏折。这时，福康安急步昂然而入，行礼。

“奴才福康安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

乾隆让福康安不必拘礼，他焦急地问：“西北的战事，军机处有何消息吗？”

“西北方面刚刚来了最新战报，罗刹骑兵只有数千人。”福康安说。

和珅将奏折交给纪昀，问：“就这么几个？”

纪昀看着和珅说：“怎么，和大人看出便宜来了？”

和珅瞪了纪昀一眼：“什么话？我和珅是拈轻怕重的人吗？”

皇上示意让福康安也看看奏折，和珅立即拿过奏折，递给福康安，福康安接过折子观看着。

乾隆从龙椅上起身，边踱步边说：“甘肃不能乱！……新疆驻扎着数万大军，粮秣军需，全要通过甘肃转运。一旦失控，将使我大军孤悬在外，那可是个危险的局势……罗刹之兵，必须一举全歼！”

和珅听了皇上的话，感觉到这是一个即不用费多少力气就可以夺取成功的好机会，这样的便宜事可不能让别人占了去，想到此，他对皇上说：“那就请皇上准奴才前往甘肃，处置此事，以解皇上之忧！”

“你？真的要？”乾隆问。

“奴才早有此意。”和珅看着皇上的脸色说。

乾隆知道和珅的那点本事，有些担心地说：“你？……你虽说侍卫出身，却没带过兵，弓马娴熟与行军作战，完全是两码事。”



和珅拍着胸脯说：“为皇上分忧，奴才愿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！请皇上恩准，去军前历练。”

乾隆见和珅是真下了决心要去前线，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嗯，也好，朕挂念西北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这倒是个机会，你收拾收拾，明天一早就去甘肃。”

“奴才遵旨。”和珅喜形于色地说，他停了停，看了一眼纪昀，继续对皇上说：“不过陛下，奴才毕竟是第一次行军打仗，好像大闺女上轿，心中惴惴。奴才有一请求，能否让纪昀随军出征，担任监军一职？”

乾隆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几个罗刹兵就要我大清两个大学士劳师远征，未免太长他人志气了。再说，你不是说他手无束鸡之力吗，带去军中何用啊？你们先下去吧，和珅，收拾好行装你到朕这里来，朕还有事要交待给你。”

“喳。”和珅看着皇上，见再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，只好退下。

和珅走了，纪昀突然跪下。乾隆不解地看着他问：“纪昀，还有何事？”

纪昀说：“陛下，和珅实在不适合统兵打仗，请陛下三思。”

乾隆让纪昀平身，他问纪昀：“不是你一力推荐的他吗？”

“臣那只是逞一时口舌之快，没想到陛下竟将此事认真。”纪昀知道自己办错了事，声音低沉地说。

“啊，好一个纪晓岚，这种事情也是开得玩笑的吗，我看你早晚得死在你拿张蒸不熟煮不烂的鸭子嘴上。”皇上用扇子点着纪昀的头说。

“只要是在皇上跟前，纪昀就可性命无忧，皇上是一代明君，断不会为口舌之事诛杀大臣。”纪昀说。

乾隆笑了：“就因为我一代明君，你就吃定我是吧？你看，做明君有什么好，连臣子都敢登鼻子上脸。这样吧，朕最近